

潘基文最喜欢动作片《魔鬼女大兵》

热点关注

联合国秘书长说，他最喜欢的片子是《魔鬼女大兵》。《魔鬼女大兵》是1997年美国拍的动作片，导演是R.斯哥特。

这次意外说出真相，地点在曼哈顿的一个场所，此地是著名演员光顾的地方。卡莱尔酒店的卡莱尔咖啡厅，已故歌手鲍比·肖特夜里光顾的地方；周一晚上，导演兼作家伍迪·艾伦与新奥尔良爵士乐队，高高兴兴地吹他的黑管；在那个周五的晚上，咖啡厅里的小戏台推出R&B乐队的灵魂歌手贝特耶·拉维特。

在外交责任之外，潘基文夫妇很少外出，所以就逃不出联合国那些令人窒息的见面会、招待会和官方安排的场面。每次我们来纽约对话，我就建议在两个小时的对话之后，晚上出去活动，或是吃饭，或是看演出。

今天晚上既有晚饭又有拉维特的表演。这位65岁的演员不停地奋斗，终于逃出底特律的贫穷，实现了梦想，成为唱主角的女演员。她好像很适合潘基文夫妇的胃口，尤其是潘夫人，她对戏剧表演和音乐已经到了近乎无所不知的程度；也适合她丈夫，他对争取女权也表达了不小的同情。

说到女权，就得说说潘基文最喜欢的《魔鬼女大兵》。该片领衔主演黛米·摩尔，动漫式的女性主义内容，描写的是一个女子通过刻苦训练，最后进入著名的以惩罚和性别歧视为外人所知的海豹训练项目。

潘基文首先坦白，他与妻子不同，他不是影迷。但影片中动漫式的内容深深地打动了潘基文。潘基文承认，当黛米·摩尔也就是影片中的女大兵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训

练，成为合格的海豹队员时，他高兴得站了起来，又喊又叫。

潘基文又说到韩国女性。他说，一位被人评价很高的联合国资深官员罗伯特·奥尔也有一个韩国太太。

我大笑：“哦，是吗？如此说来，联合国里成功的美外交官们，他们要娶善良的韩国太太才行！”

潘基文转向我，边笑边说：“其实，我还有个高级助手，这个人是能力很强的发言人，他是英国人，他也有位韩国太太。”他又说：“在我雇用他们之前，我不知道他们娶的是韩国太太。”

潘基文如此评价韩国女性：“韩国有很多能力强、热情高的女性。人们有一种倾向，以为韩国的女子很腼腆、顺从、忠诚、安静。但在社会上她们已经变得很积极，在国外为人所知的那些韩国名字大部分是女人的。这些年著名的韩国男士你找找，怕是找不到……”

“但我还以为韩国是男性唱主角的社会，把女人留在家里，生孩子，服服帖帖的。”

因为讲了一天的话，潘基文的嗓子又有点发哑：“是的，大家都相信韩国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，但在这外表下面，真正在家里唱主角的，以及在其他方方面面，还是女人。”

潘基文说：“在21世纪，妇女的角色和地位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，这令人感到鼓舞，但要继续下去的话，还需要政治领袖们的投入。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，所以先要在所有的机构内制定明确的政策，优先保障女性，不然就很难继续改变现状。我在联合国之内就是这么做的。我当选秘书长之初，重要位置上没有几个女性，在副

秘书长一级也没有几个高级女性顾问。在开始的三年里，我从政治上优先考虑妇女，彻底改变了这里的性别结构，在副秘书长的级别上，我提拔了百分之六十的女性高级顾问。在助理秘书长一级上，女性人数提高了百分之四十。在过去的65年里，有些职位都被男人占着，这次我换上了女性……这样的职位有不少。”

他望着我：“一开始，联合国之内的一些人发现这些变化很不习惯，对这种剧烈的人事变动不能适应。有时高级职位出现空缺之后，给我提上来的候选人都是男性，无一例外。后来我请他们再给我更多的选择，但这里的传统就是推送男性，因为我的前任们总是在男性里挑人，所以女性没有机会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接受这种选人程序的话，我永远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……当然喽，推选委员会里没几个不是男人。于是，我先改变了委员会的构成，在性别上达到平衡，我说，提上三个名字来，其中至少要有一个女性。他们报送的名字里要是没有女性的话，我就给他们退回去，最后我就能任命一个资深的女性。”

这些事实他手下负责联系媒体的人已经说过了，确有其事。于是我说：“我知道你说的是事实，但我要弄明白，即使希拉里·克林顿不是合众国的国务卿，你也能这么做。”

他不满地看了我一眼：“是的。”

为妇女的事业呐喊，这不仅在政治上正确，而且事关绝对的公平和正义。确实如此，若是在美国的话，倒行逆施的愚蠢男性就可能搭上身家性命，或至少搭上自己的事业！然而对潘基文那代韩国男子来说，把妇女权利当成他们优先考虑

的问题，这几乎是办不到的。但潘基文与众不同。

接下来我说：“我遇见的所有你们那一代的韩国男性，都对妇女持有传统的态度。男子希望女子留在家里，一旦有人提出妇女问题，他们嘴里都不反对，即使心里不这么想。说句实在的话，大概唯一的例外就是你。这个问题我想了又想，还是没弄明白。为什么是潘基文呢？”

他的一位助手曾经告诉我，在潘基文对待女性的态度上，若是希望发现其中的原因，那就先要了解他母亲的经历，我写作此书时他母亲91岁，生活在韩国。

“先让我们回到你年轻时经受战争创伤的韩国。怀孕后的贫穷女子生孩子时要冒生命的危险，对不对？卫生条件真的那么恶劣吗？”

秘书长点点头。

“母亲就是这么告诉我的。在当时的韩国大部分人都没有卫生和健康保障，女人自然也没有。生孩子对妇女来说是最困难的时刻，当时连助产婆也没有，接生时就请村子里有经验的女子过来帮忙。每次都很危险。我听母亲说，那些韩国女子，在分娩之前总要停下来，回头看上一眼再进去。她们总要看一眼脚上的橡胶鞋。当时韩国女人脚上穿的是很原始的橡胶鞋。生孩子的女子不知道生完孩子之后还能不能再活着穿上这些鞋。这可能是最后一次，要是她不能成功的话……要是出了问题的话。”

“你是说，再也穿不上那些橡胶鞋了吗？如果那天生产她们挺不下来的话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我真是为她们感到伤心。”

徐医生出事时李梅已经离开了医院

悬疑推理

“难道是她？”

离开保安室后，溪望的脑海一直被李梅那成熟而富有魅力的身影占据。

手机响起，是法医叶流年打来的电话。溪望走出电梯外接听：“验血报告出来了？原来是这样。谢谢！”

映柳跟着溪望来到谨言律师事务所，“请问李梅的办公室在哪儿？”

“里面第二间就是了。”一位女职员转身指出办公室的位置，回头又道，“不过李律师外出办事去了，你们想见她需要另约时间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们就在办公室里等她。”溪望迈步走向李梅的办公室。女职员拦阻不了，赶紧出去给李梅打电话。

溪望走到办公桌前，将桌面上的文件全都翻开，并用手机对部分文件拍照，然后将看过的文件丢到地上以腾出桌面，继而又去翻弄放在文件架上的档案。

映柳实在看不下去，皱眉道：“我说你不去调查徐浚的案子，反而来这里找麻烦，不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吗？厅长可说要在今天之内破案呢！我们现在连徐浚的死因都还没弄清楚。”

“知道厅长为什么非要我接管诡案组吗？”溪望仍在翻弄文件，头也没回地自问自答，“因为我的EQ比你高。”

约莫过了20分钟，除了上锁的文件柜外，办公室内的文件全都落到地上。“姓相的，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？”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李梅杏眼圆睁地瞪着他，“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出来，说完就立刻给我滚。”

“那恐怕不成呢……”溪望面露

为难之色，“因为我们是来拘捕你的。”

李梅愣住片刻，随即掩嘴娇笑，“哈哈哈，你凭什么拘捕我？我犯哪条罪了？”“谋杀罪！”溪望的面容突然变得冷峻，“我们怀疑你跟徐浚的死有关，希望你能够配合，跟我们回警局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”

“如果你有拘捕令，我倒很乐意跟你走一趟。如果没有，最好别浪费我的时间。”李梅镇定自若，丝毫没有惊慌的表现。

“刚才我无意间看到地上打开的文件，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东西，当中还有徐浚的资料呢！”溪望狡黠地笑着，“单凭这一点，我就能请你回去喝杯茶。”

李梅眉头轻皱，思量片刻后两手一摊，毫不在乎地说：“好吧，要我跟你回去也可以，但你至少得给我说明清楚，凭什么怀疑我是凶手。”说罢走到办公室一侧的沙发上坐下。

溪望拉来一张椅子坐在李梅对面，向对方讲述自己的推理——

你在机缘巧合下知道某人想隐瞒一个秘密，而这个秘密与家父相云博的离世有直接关系。为了从中取得利益，你与徐浚取得联系，以美色诱惑对方，使对方向你提供家父的病历复印件。随后，你向我寄出匿名信，诱导我追查家父死亡的真相。

某人为继续将秘密隐瞒下去，委托你阻止我的调查。要完成这个委托，你必须监视我的行动，并抢在我之前将线索切断。为此，你通过某种手段迫使映柳当你的眼线，向你汇报我的行踪。

当你得知我要前往人民医院时，马上就想到了家父的病历，并想

抢先一步将病历撕毁。为了能抢在我之前到达资料室，你将电梯的电源关闭，把我困在电梯里。或许你以为这样做会神不知鬼不觉，但你没想到会被自己的香水出卖，残留在电源上的香水，足以证明你曾做过的小动作。你的香水味道非常独特，香水同样残留在你寄来的匿名信上，同时信上还留有少量焦油。

你将我跟映柳困在电梯里，就有充足的时间让徐浚带你到资料室，将相云博病历中最重要的部分撕毁。然而，残留在资料室内的独特香味再次出卖了你的行踪。

当晚10点左右，徐浚跟你通电话，就两人的关系跟你吵起来。你已经达到目的，徐浚对你而言已毫无利用价值，因此你毫不犹豫地提出分手。徐浚虽然已意识到被你利用，但一时间没能放下这段感情，坚决不肯分手，并要求立刻跟你见面。你早料到徐浚会死缠烂打，已于事前做好准备。当晚你在停车场特意跟我打招呼，还给我名片，目的是为了让我做你的见证人，证明你在8时许就已经离开医院。这样就能毫无顾忌地实行你的杀人计划。

从地面上这些文件可以知道，你对四年前张伯那宗案件十分了解。你利用这个流传于医院内的恐怖故事，布置你的杀人计划。

你先约徐浚到医院的13楼，监控录像没有开启，所以不会有人发现你曾经出现过。你打算在这里跟徐浚作最后一次缠绵，但对方有勃起障碍，你让对方服下事先准备好的“壮阳药”，但过量服用会引发急性心律不正。徐浚在跟你缠绵过后，死于心肌梗死。

徐浚的尸体被发现后，大家都想不通他为何会爬到电梯上方，维修盖上又为何没有他的指纹。其实他根本不是通过维修口爬到电梯上方的，而是你通过电梯门将他搬进去的。你通过关闭电源，令电梯停在12层与13层之间，再将13层的电梯门打开，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将他的尸体搬到电梯上方。然后，你再从电梯上方将维修盖打开，制造死者从电梯内部爬出来的假象。这个计划本来也挺完美，可惜在实施的过程中，独特的香水味一再将你出卖……

“不愧为刑侦新人王，推理相当精彩。”李梅镇定自若地将烟头在烟灰缸中掐灭，如欣赏完精彩歌剧般优雅地鼓掌，娇媚地笑道，“不过，如果我要阻止你继续调查相云博的事，用得着如此大费周折吗？反正要杀人，直接把你杀了不就更省事？”

溪望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后，站在光洁的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繁华的街道，傲然答道：“那也要有这个能耐才行。你不肯承认也不要紧，反正我已经找到了足够的证据。”溪望轻晃手中的手机，对地上的文件做拍照状，调皮地说了声“咔嚓”。

“恐怕你的证据再多，也没我的证据管用。”李梅媚笑着从手包里取出手机，翻出一张照片向对方展示，“这是昨晚在汪公子的生日会上拍的，除汪公子外还有多位社会名流能证明，昨晚从9点直到凌晨3点我都没离开包厢。当中还有好几位是警队里的高官呢！”

溪望呆望着对方的手机，良久才叹了一口气，摊开双手摇头道：“你赢了。”